

张峻/著



夜过黄土岭

华夏出版社

夜过黄土岭

张 峻 /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过黄土岭/张峻 著. 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0.01

ISBN 978 - 7 - 5080 - 4573 - 3

I. 夜… II. 张…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307201 号

夜过黄土岭

作 者: 张 峻

责任编辑: 郭 宁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49 千字

印 张: 2.5

印 数: 1 - 1000 册

版 次: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80 - 4573 - 3

定 价: 15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原版内容说明

这是青年作者张峻同志写的小说集，包括五个短篇，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。“夜过黄土岭”描写一个青年社员王四黑，社里派他赶着大车冒着风雪到县供销社购运肥料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经过黄土岭，坡陡路滑，车马有滚下沟去的危险，他就用自己的身体抵住了车辆，使它能翻过土岭，保证了车马肥料的安全。“春耕的时候”描写一个老饲养员爱护社里牲口，并坚决与企图杀害牲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。“钱”写一个老农民卖了余粮后又及时把钱投入农业生产中。“宋万义老头”描写了一个坚强的老农民的形象，他不怕任何困难，积极改进耕作技术，终于创造了丰产成绩。“弟弟的婚事”是写一对农村青年男女恋爱婚姻。这些作品歌颂了农村里的新人新事和新道德品质的成长，也揭发了富农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农业社的阴谋。

目 录

夜过黄土岭..... 1

春耕的时候 10

钱 29

宋万义老头 39

弟弟的婚事 55

后记 69

再版编辑后记 71

夜过黄土岭

飘飘扬扬的大雪片，下了多半天，傍晚时分才停住了。西北角上渐渐闪出了蓝天，昏黄的太阳光斜射在地面，像银滩上又撒了层金沙，闪耀着鲜艳的光彩。但不多时，地面上便卷起小风，夹杂着雪粒，吹打在人们脸上显得分外尖厉。

“啊哧！啊哧！”坐在车上的一个白脸壮年，伤风似地连着打了两个喷嚏。他缩着脖，紧了紧蓝围巾，然后将一件羊皮大衣裹在腿上：“妈的！真倒霉！咱头一次出车，就碰上这个坏天气。”

“你冷吗？”另外一个赶车的小伙子，扭过脸，关切地问。他脸庞比车上那人黑得多、胖得多，他在地下走得很久了，两只脚踩得雪榔头似的，棉裤脚上也沾了很厚的一层雪。他望了望车上那个白脸壮年，然后又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，像要从自己身上给那人找点温暖，然而除了给他盖的那件羊皮大衣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他体贴地对那壮年说：“喂！你下车走一会儿，脚就热乎啦！”

那壮年缩了缩脖，没吱声。

载重铁轮大车，咯咯隆隆地走着，震动着道路旁的山谷，像从远方传来的沉雷声。

这是柳塘子庄“红光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车。那个黑脸青年叫王四黑，白脸的名叫赵旺。他俩这次出车的任务是到县供销社接肥料。赵旺是个新社员，他原本不是大车队上的人，因为年节要给媳妇买点可心的东西，硬替别人来的。

太阳渐渐地沉下山去，风也停了。王四黑一跃身上了车，一抡胳膊，不料碰着自己麻袋里的酒瓶。这是临离家时，媳妇偷偷要他买的：“小心别叫爹看见，不然他是不叫买的。”他按着媳妇的嘱咐，临出城时给老爹打了这瓶酒，余外啥都没买。他抬眼看看赵旺，赵旺像一滩鼻涕似地摊在车上。

“来！你喝口酒就暖和啦。”四黑说着掏出酒瓶，递过去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用。”赵旺连声推让，但他那哆哩哆嗦的手，早把酒瓶接过来。打开盖，“咕噜！咕噜！”狠劲地喝了两大口，随着肚子里像生起一盆炭火，从里向外热了起来，周身都觉得暖烘烘的。

“哎呀！四黑子，多亏你这酒啊！”赵旺像个刚出笼的鸟儿，高兴得话儿立刻多起来。他一面夸奖四黑好心肠，一面又替自己刚才的“熊样”打掩盖：“哈哈！姜太公也曾卖过面，后来不也是稳保周朝八百载吗？是不是？”

赵旺原本是个好说好笑的人，是有名的“碎嘴子”，别看他一声不吭，是叫“冷”把他的嘴给冻僵了。

王四黑才真正是个不多言语的人，有事光在脑子里打转转。他不在意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望望天色，又朝眼前西山根子那个村庄看了几眼，大声地吆喝着马，心里想着另外一回事。

赵旺见四黑未答话，他眨眨眼，又转了话题：

“城里的货物，到底比咱区的社全，就拿我扯的那几尺花布说吧，区社从来就没有。给我们小萍买的那件花布衫，论样式、颜色也算不错；可是我刚买到手，又在一家商店看见一种布衫，比这件还好，还便宜。唉！多倒霉呀，一件小布衫就多花了五分钱。”他说着，眨眨眼睛，瞅瞅王四黑。四黑也扭头瞅瞅他，但仍然没有答话。

“呵！你别觉着五毛钱不算啥！”他打着手势，“这天上不下钱，地下又不长钱，咱得凭力气去挣。你说说，要买东西，缺一分钱行吗。”他摇着脑袋，像是要和四黑争吵起来。其实四黑的心被另一件事占据着，没听清赵旺说的是啥。

王四黑心里想的是：前些日子他岳父——邢庄“曙光”社主任——到他家去过一次，和他们社长三人对面说妥，愿将“曙光”社的“歪脖张”高粱种子换给他们社几斗。说起这“歪脖张”，在全县技术推广大会上都被评为最好的种子，产量大，抗风。曙光社就是凭这“歪脖张”评为丰产

社。他又想起最近报上报导的安国县开展丰产竞赛活动获得高产，社里计划今年也要争取千亩千斤丰产，种子可是件大事，种籽每亩地需用一升半，五百亩呢？他想着想着便伸出手看了起来。

“嘿！嘿！”赵旺见四黑低着头，掰着手指算一遍又一遍的，便自以为奇地眨眼笑了起来：“你算啥呀！把钱花丢了吧？回家报不对账，小心媳妇打屁股哩！哈哈！”

“你别逗，”王四黑没有笑，一板正经地对赵旺说：“我想到前边的邢庄去一趟！”

“瞧岳父吗？”赵旺做了个鬼脸，又眨眼笑了。

“哪里，”四黑怪不自然地解释说：“是取高粱种。咱社长都和他们讲妥了，叫我捎回去；不然，另外派人，还得占一个劳动日。”

说着，他跳下了车，将鞭子递给赵旺，一边紧着腰带，一边嘱咐：“你到前边的大青石头下停车等我，可千万别过‘岭’啊！我扛上种子，不落脚就赶回来。”他说完，踏上雪后无人行走的小道，直奔邢庄去了。

车停在大青石头附近的道旁。

天色渐黑了，月亮渐渐地升起来了。天边上涌过一块块的乌云，向南移动着。月光也越来越暗，大地上刹时拉上了一层夜幕。但银白的雪地，代替了夜晚的灯光，使赵旺能够看出很远。他注视着四黑去的方向——邢庄已经模糊不清了。他坐在车上，呆了一小会儿，不知为啥，从一个口袋

里，将这次进城买的東西，一样一样地掏出来，一样一样地摸了一遍，仿佛怕丢了似的。然后又一样一样地装进口袋里，用细绳使劲扎住口袋。他盼望王四黑快些赶来，过了岭，还有八里路，一摇鞭子就到家了。他想，这个时候，媳妇正支着火炉给他炒饭；女儿小萍手把门框，歪着头向外张望……。而他尼，还在这里等着王四黑，他不由得急躁起来，“来回才三里路，莫非你要走一宿！”在他看来，四黑早该赶回来了，“就说新姑爷进门吧，多唠扯几句，可也该想想我赵旺在这里受着寒风冷冻！”他不满地嘟囔着，扭头向邢庄那边望一遍，还没有四黑的影儿；他一头歪在车上，不一会，昏昏沉沉地合上了眼睛。

在睡梦里，他看见王四黑扛着种子赶回来了。他气得没有理睬他，催马加鞭，飞快地过岭进了家。他刚进屋，便叫媳妇把口袋绳解开，媳妇拿出他买的東西，笑得合不上嘴。他得意地一样一样告诉价钱和购买的经过……那块花布做棉衣真好看，全村里找不出第二份……这时，他觉得身子一斜，从梦中惊醒了，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叫了起来：“啊！车已经上岭了。”他蒙头转向四下张望，身边没有王四黑，再一看，更吓了一跳，“啊呀！我的活妈呀！”他大叫了一声，头也突然大起来，身上立时冒出冷汗。原来车已经离了岭道，车身掉在陡坡边，马儿正奋力地向上挣扎，四蹄蹦得很紧，鼻孔里喘粗气。赵旺一轱辘跳下车，迷迷糊糊地晃了几晃，抱住车辕住，摇着鞭子拼命地嘶叫。因为他知

道，这“黄土岭”虽没有岩石，但秃光光的陡坡下面是两丈多深的悬崖呀！很早以前，这里出过险事情：有一个赶牛车的山客从这儿滚下去，车、货摔得粉碎，牛脖子折断了，那山客的脑袋也栽在脖腔里。因此，他一面着急地打马，一面帮着马向上拉。他摸摸马，马像才从水里捞出来，满身是汗水，它吃力地摇着头，像是告诉主人，它已经不中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赵旺是不能放松马的，他不打它了，却一声紧似一声地吆喝。他想：即使拉不到坡上去，也不能倒退一步，要是退一步，那就……他真不敢再想下去。他破着嗓子喊叫了很久，车仍是一丝不动。这时，他忽然意识到，总这样喊叫、打马是危险的，倘若马一时挣扎不住，跌倒或退步，就会连车带马一块滚下坡去；后来他很小心地绕到马头前，两手用力扯住马缰绳，一步也不放松。那马摇着头，嘴吐着白沫喘粗气。

“救命啊……来人啊……”赵旺扯着嗓门焦急地喊头。

王四黑从岳父家取了种子，岳母娘接住衣襟不放，一定让他吃点饭再走，可是四黑惦记着肥料和车，哪里留得住。他顺着来时的雪路脚印，大步大步地跑着。冰冷的雪片翻在脚后跟，滚进他的袜筒里也觉不出。奇怪！他赶到约定的地点，车却不见了。他猫着腰仔细地往地面瞧了又瞧，轧在雪地上非常显眼的车轮印迹，使他判断明白车已经上岭去了。他就脚不停地追上岭去。

刚刚跨上岭腰，便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嘶哑的喊叫声

他立刻止住脚步，斜着耳朵静听，喊声非常焦急，好像嗓子已经喊破了。“是赵旺吗？”一个凶险的念头钻到四黑的脑子里。听声音，实在分辨不清是谁。他心里紧张起来。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劲头，使他忘掉了身上百十来斤重的种子和脚下滑溜溜的雪地，飞也似地跑上岭去。顺着喊声，发现前面岭道坡下，有一片黑黝黝的东西，他便赶紧喊话：“那是谁？”

“是……四黑，你，你，你快，快……”赵旺颤抖着嗓子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四黑扔下种子，跃身跑到车前，借着雪光，一眼看得清清楚楚，呀！多么紧要的关头啊！再迟延一会儿，车马全会被摔坏的。怎么办呢？卸下马吧，车立刻会翻下悬崖。这车，是全社的啊！“集体”“公共”“大家”这些字眼儿，立刻挤满他的脑子，好像专门赶来劝他：你不能这么办！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从车上卸下几袋肥料，车就可能拉上坡去，但他又一转念，这样做是危险的。也许正在人上车时，由于车的摇动和载重增加，马儿挣扎不住，那就全完了。这……？如果用大石块预先顶住车眼……但这秃光光的铺满深雪的黄土岭上，哪里去寻找大石头呢？“我还楞住想啥？”他不再思索了，低头打量了自己的身板，猛然扑到车轮后边，两手敏捷地将车轮旁的雪推到一边，然后用脚在地面上蹬了两个深坑，两脚蹬牢，右膀靠紧右车轴，手扶拄膝盖，胳膊像棒槌似地撑得绷直：“赵旺，快松开马！快上车卸肥

料，快！快！”赵旺一见四黑的行动，脸吓得煞白，忙喊：“不行啊！不行！”

“行啊，你快上去吧！”四黑催促赵旺，赵旺也不敢多耽搁时间，只好松开马，迅速地爬上车。

四黑用尽全身力气，抗着车轮，右肩上像一座大山似地压了下来，他狠劲地咬紧牙，沉住气，一丝不动。

赵旺为了减轻四黑的压力，在车上不住声地吆喝着马，两手忙成一团，转眼工夫，卸下了十多袋肥料。跳下车，扯过套绳，使劲摇鞭打马，喊叫，马儿猛力向前一蹿，“轰隆隆”车被拉上坡了。赵旺趁机紧赶几步，将车停在平坦、宽阔的道路上，他高兴地眨眼喊道：“天爷呀，可拉上来了！”

他回过头来，却望不见四黑了。

“四——黑！四——黑！”他立刻大声地向坡边喊叫。

岭坡边，静悄悄的，听不见四黑答话。

赵旺不知为啥，心里突然一惊，几步跑过去，弯腰一看：四黑脸贴着雪地，一丝不动地爬在岭坡边，两脚仍然用力蹬在原来的土坑里，胳膊压在身底下。原来是因为用力过猛，在车离开他肩膀的同时，昏过去了。幸亏两脚蹬得结实，没滚下岭坡去。

“四黑！四黑！”赵旺焦急地伏在四黑耳边喊，听不见四黑吭气。他小心地把四黑抱到岭道上，伸手摸摸他的心口窝，哎！在卜卜地跳动哪。他赶快用力把四黑扶坐起来，一

手抱住他的胳膊，一手捶他的脊背，嘴里喊：“四黑，醒醒，醒醒！”

四黑慢慢醒过来，睁开眼想看什么，赵旺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便大声告诉他：“车已经拉上坡了！四黑，你现在觉得怎样？”

四黑微微地笑了下，没有说话。

圆溜溜的月亮，已经升在高空，在云彩中串来串去，照耀着白银般的雪地，照耀着四黑的脸庞。

赵旺把肥料、种子装上车，然后将四黑挽扶上车去，脱下皮大衣盖在四黑身上。车往前走动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赶着，听着车轮的有节奏的滚动声，眼里禁不住湿润起来……

春耕的时候

初春的深夜，软绵绵的小风，把杨家院内的秫秸栅栏吹得沙沙作响。圆圆的月亮，像铜镜一般悬在高空，把深夜照得如同白昼。

院子里，走着一个矮矮的老头，他端了一筛子草，弯着腰慢腾腾地走进东厢房的紧南间——社的马棚。他添完草，打量起四匹膘肥的大马，随后又绕到“大铁青”身边，低声地说：“伙计，要开始春耕喽！你是骨干哪！”“大铁青”哏的一声，好像懂人语似的，立刻回答了老主人的话。老头满意地笑了。

这个老头，就是“勇胜”社出色的老饲养员、社的副主任杨忠。过去给我们部队领过路，两只眼睛通亮，好像啥事也瞒不过他似的；听说他还打过游击，人们都叫他“老八路”。这两年当上社主任了，这个绰号才被人忘掉了。他虽然上了年纪，但社里的大小事情，他可一点也不马虎，因此，一些顽皮的晚辈儿们，又常常叫他“老操心”。

他在马棚里站了好一会儿，才回屋睡下。不知怎的翻来

覆去老也合不上眼。他不由得想起昨天社员大会的情景：春耕生产计划是那么顺利地通过了啊。大伙的劲儿真叫足：“坚决完成六万斤的粮食增产任务！”六万斤，二百多石哪。这一来，到秋天说不定要扩大多少户哪！走集体……他越想越高兴，一会儿扒窗望望天色，他是那么盼天快亮啊！

“喔——喔”不知是谁家的公鸡叫了第一声。老主任慌忙地披上衣服，就去社的仓房取马料去了。

这时，大门不知被谁推得吱扭一声，老主任忙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啊，主任，是……魏福。”

老主任开门一看，果然是魏福，圆溜溜的秃脑袋，细长的脖颈，一说话还往前一伸。老主任便问：“大清早晨，你来干啥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主任，”他首先点头哈腰，然后才正经地说：“想到西庄我岳父家去，给咱社讨换点‘延庆白’棒子种，那真叫好种籽啊。嘻，主任，您没啥事吗？”

“今天就种地了，你别去啦。”

“早饭前就返回来。咱误不了春耕大事，嘻！”说完缩头缩脑地向村西走去。

老主任狠狠扫了他一眼：“莫非西庄勾着你的魂呢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

说起来，去年魏福入社时，老主任就不同意。但支书王海硬说他老实了，生产队长郭虎，那“炮筒子”更不用提，

甚至夸他比贫雇农还服从领导。老主任虽然和他们争论过多次，但最后还是让魏福入社了。他乍进社时，看来是挺不错，在人前总是张口“公共”闭口“大家”的；动员社员投资时，他甚至第一个愿多拿钱。但，近来他可有些两样了，三天两头往西庄他丈人家——地主许森那里跑。听有人在背地说，他还常讲社的怪话，什么：“老主任辟（批）人不眨眼。”又什么：“王海主任才叫为人柔和，办事公道，就是写算不行，也白搭。”这些，老主任虽然心里想过，可总没提出来，只在暗地里留心。想罢多时，他就往马棚走去了。

突然，上屋窗纸不知被谁敲得山响。老主任知道是有人和他开玩笑，便忙搭腔说：“不用击敲，仙人早就出洞喽。”说着从马棚走出来。

